

陈薇 著

• 新现实主义小说

无爱

献给飞蛾的安魂曲

四川文艺出版社

撫愛

陈薇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只小不点的飞蛾抖动着翅膀，不知去向。它受到火光的招引，于是拼命地靠近火堆。它飞了很远很远，在扑向火堆的一刹那，耗尽了生命。

——作者题记



香江 A 大学内迅速地传播着一个消息。耿晓荷怀孕了。

这在一般妇女看来顺理成章的事,发生在一个二十岁的女大学生身上,犹如五雷轰顶。

怀孕对于未婚的男女来说,是一切纵欲欢爱之后的休止符,亦或说是一个终结的信号。

耿晓荷没法安下心来上课。

一下午三堂《古代汉语》,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只看到老教授一张一合的嘴变幻着不同的弧度。

她觉得心头像有一只小虫在慢慢地爬。要是在平时,她会觉得时间一晃就过,可现在表盘上的分针像个慵懒的胖太太,半天才向前倾斜一下。

耿晓荷闲得心烦:既不能什么也不干,又什么都干不去。她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对自然界的敏感。

她开始回想早晨如何穿衣服、刷牙、洗脸,把自身溶入在想象的情景之中。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反倒觉得时间过得快一些。因此,下课铃声骤响的时候,她反而有点出乎意料。

下课了,耿晓荷陷入更深的恐慌之中。

她不敢在学校逗留,甚至怕看每一个人的脸。早先学校组

抚 爱

织学习《学籍管理规定》时，她只记住一条：

在校期间不得擅自结婚。

平时过马路，她总是非常小心的。现在面对纷杂多如鱼刺的车辆，她连看都不看就四处乱闯。

几个女孩裙衫轻盈，脸上现出小鸟依人般的轻松笑容，手里捧着《女友》、《精品购物指南》、《新舞台》……等等时髦杂志，讨论着时下最流行的电影、小说、毛线的价格以及男朋友的长相。

在那种轻松、平和的笑容里预示着幸福。

未出嫁的女孩遇上大事，总可以让母亲拿个主意。这世界上，父母是最贴心的人，即便是最难以启齿的事也可以说给他们听。

不过，耿晓荷没有这个福份。人们形容她的父母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疯子。

父亲老耿是个“书虫”，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人，被众人称为“软柿子”，分房、涨工资都没有他的份。他每天伏案疾书，黎明即起，几十年痴心不改。

母亲严冬原来是美院的教师，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四十多岁时疯了，疯的原因很怪。

耿晓荷对母亲的记忆很淡漠：因为母亲一直有精神病，从小没管过她。爸爸老耿拉扯她长大。

耿晓荷七岁那年，家里出了大事，像天塌地陷一样。

母亲病故了。

那天，母亲早晨起来就觉得胸口闷得发慌。她的病时好时

坏，所以没太在意。

由于常年大剂量地服药，她的体形日趋肥胖，脸也浮肿得厉害。

她解开上衣扣子，仍然感觉透不过气来，脸憋得像块猪肝。她想取出嘴里嚼着的半块馒头，但四肢冰冷，头昏眼花。

“老耿！”

她的嗓子里发出一声闷响。

“你哪儿不舒服？”

丈夫忙不迭地跑过来，发现情况不妙。

他用手抠出严冬嘴里的馒头，给她喂了水，然后架着她在屋里来回地绕圈。

有一段时间，情况有所好转，但上午十点钟左右的时候，母亲突然身子一沉，脑袋一歪断了气。

耿晓荷被叫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直挺挺地躺在了床上。这是她头一次看见死人。她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只是心里总在盘算着要是别人知道了该怎么办。

一切必要的事情办妥之后，老耿决定把尸体运到火葬场。

“我当班的时候从没拉过死人，这太晦气了，我可不想摊上这种倒霉事！”

“同志，您行行好！”

偏偏开电梯的妇女极不通情达理，一听说是死人，坚决不给开梯子。

老耿急得直哭。

后来邻居出了个主意：大家一起动手帮严冬穿戴整齐，把她放在椅子上。

抚 爱

开电梯的换了班，瞒着人家才送下去。

每下一层楼，死者的头就会随着电梯的颠簸像拨摆鼓似地晃动一下……

母亲走了，了却了尘世间的一切烦恼。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突然疯了？

严冬和老耿，一个疯子，一个傻子。两人性情格格不入，怎么会结合在一起？

就像去搭一班车，早一点晚一点，差别会很大。

如果非要问个明白的话，一切要从头说起了。

二

一九五七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寒风在美术学院画室的窗外格格作响，像是神秘的钟摆敲得人们心绪不宁。

晚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油画系的教职工们仍然闷头坐在偌大的画室里听着工作组的干部传达文件。

严冬当时是油画系最年轻的女教师，二十出头，刚从美院毕业。

大家都觉得这姑娘平时行动坐卧总是透着那么点古怪。她从不惦记政治上的事，为人也不斤斤计较，不爱在女人堆里兜圈子。

她中等个头，挺瘦溜的。白白净净，大眼睛有几分娇媚，眼角微微有点吊梢。

她平时总穿一身蓝，上面溅着各色颜料。梳着一个大偏分，走路来顶一般女人两三步，从背面看像个男人。

此刻，她望着工作组李干部那绵软的、透过夕阳的红通通的耳朵和一鼓一鼓的小嘴，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画室里落满灰尘，几座工农兵石膏像堆在墙角。油画架上是一组尚未完成的《农民兄弟庆丰收》的宣传画。

严冬很满意她画的一位老妇：光线、色调处理得都不错。

抚 爱

她不像那些洋派画家，她不反对画一些工农题材。工农骨头硬，面部线条又挺又直。对学生来说，这种形象比较好把握。

她摆弄着一只大卫的耳朵，眨巴着眼。

她喜欢眼前这副情景：天色渐暗，十来个人围坐一团，青烟袅袅，絮絮的话语，有点宗教的味道。

自从学画以来，她一直是印象派热烈的追随者。在黯淡的光线下，她若有所思地用久经训练的眼睛捕捉色彩的变化。如果把眼前的情景画下来，又将是一个极好的题材。

唯一对这种小会感兴趣的是夏婆子。她四十来岁，身子有啤酒桶那么粗，看不出中段。她说话底气特足，屁大的一点小事到她嘴里都变邪乎了。添油加醋时小眼睛瞪得溜圆，惟恐天下不乱。

“老李，赶快说说上边的精神！”

她瞪着小猪眼，一字一句地认真听着，手里迅速织着毛线活，且一针不漏。

“下面要谈谈我们系的‘右派’问题。‘右’是个极为可怕的东西，必须彻底铲除。怎么样？大家都发表发表意见吧！”

李干部说完，眯着眼扫了一圈。

“我看金老头有问题，他一向崇拜资本主义，那么老了还穿花格衬衣，最近还要跟什么‘普希金’结婚。”

夏婆子停下手里的毛活，极认真地说。

金老头是油画系的名教授，属于那种理想主义的人。年轻时耽搁了婚事。现在突然萌发了与国画系一个叫“蒲洁金”的老太太结婚的欲望。不过蒲洁金身上的资产阶级成份太多，组织上多次劝说金老头，此事尚在犹豫之中。

“不是‘普希金’，是‘蒲洁金’。”

严冬终于撑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啊，蒲洁金。”

夏婆子立即改了口，但面色、心中大有不悦。

“对不起，我得请假，我老娘病在床上，孩子还小，我老婆一人忙不过来。”

邓教授拍拍屁股，不等别人说什么站起身来就走。

“老邓，别……”

“走”，这个字卡在李干部的嗓子眼里，望着邓辉高大、倔强的背影，他也奈何不得。

他盯着邓辉刚刚坐过的椅子：上面有两个黑色的深窝，四周是整齐的浮土。他鼻子里冒出一些不均匀的气，桔子皮似的脸瘪了瘪。

严冬借口上厕所也出去了。

“邓辉当右派最合适，他一向不把组织和群众放在眼里，专搞个人主义。”

夏婆子振振有词。

其实，她年轻时追过邓辉，当着众人也热辣辣地表示过，老一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人家邓辉当时有个芭蕾舞演员的未婚妻，哪可能看得上她夏婆子呀！其实，邓辉当面背面从没嘲笑过她，还总说老夏同志是个热心肠，可她心里是恨上了。

李干部当即附合：

“老夏同志说得对，邓辉这个人专顾个人，对组织上派的工作一向不当回事，这样的人掺杂在革命队伍里，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有几个人跟着应和，为的是想早点回家。

抚 爱

老实巴交的姚老头恨不得把脑袋扎进裤裆里。大冬天的，不住地擦汗，脑袋上直冒蒸气。

李干部的小眼却像针一样钉上了他。

“老姚，这么半天了，你怎么一言不发呀？有什么意见说嘛，我们是讲民主的。”

李干部咧开嘴咬牙。

“我，我看问题不太准……我觉得……我听组织上的。”

姚老头的恬退隐忍终于没能使他替邓辉说句公道话。

“还有严冬这个人怪里怪气的，在群众里影响很坏。”

夏婆子没什么说的了，直眼瞅着李干部。

李干部无所谓呀，反正多多益善呗！严冬又不是他闺女。再说这女人平时挺冷的，一点不服贴。李干部会上纲上线，他把严冬的缺点很快提到理论的高度上。

又有一些人应和，还是想早点走。再说，反正严冬这功夫上厕所了，也不怕得罪她。

姚老头呢，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默不作声。

“唉，反正我没有害人的心。”

他这样安慰着自己，心里感到好受一些。

姚老头因袭祖上的本份，就像无数个感性生命的沉沦与个体的失落那般，使他们从来就害怕遭受牵连。像古老的《天方夜谭》中，人们在门前发现尸首，总是悄不作声地把它移开，生怕对这无名者的死负责。人们甚至不愿去营救一个将死的人。他们会想：假如我救不活他，我又怎能证明他不是我杀的呢？所以凡事以“息事宁人”为宜。

三

消息不胫而走。全美院都快嚷嚷动了。邓辉和严冬还蒙在鼓里。

邓辉一向下了班就奔家。不串门数板凳，也不在院里跟人闲聊天，消息自然闭塞得很。

严冬觉着这阵子有点不对劲。虽说她平时和别人说话也不多，但现在她感到特别孤立。女人们见她像躲死耗子，男人们也都爱搭不理的。

终于有一天中午，食堂门口贴了一张白纸黑字，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围着。

严冬也凑上去看，费了半天劲，她越过前面人的肩头看见了自己的名字。一般来说人们对自己的名字总是非常敏感的。

一刹间，她忽然有些暗喜：是不是她的画受到表扬了。她的业务在青年教师里一向是拔尖的。

“哟，这不是右派嘛？”

夏婆子鼻孔里出气。

人们先是一怔，大约还没完全适应白纸黑字上的东西，经夏婆子这么一提醒，才回过神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严冬射来各种各样的目光。鄙夷、幸灾乐祸、麻木不仁、疑惑……各种各样。

严冬下意识地回了回头，她搞不懂到底出了什么事。

“回什么头呀，说的就是你，右派！”

一个小伙子高声喝道。

严冬睁大眼睛，这人是食堂卖馒头的，平时老嫌她拿饭票速度慢。除此之外，两人几乎没什么接触。

“哼，下三烂！”

夏婆子悄声嘀咕。最近她就跟流氓爱打便宜手一样恨上了严冬。

后来，系里不常给严冬排课了。最后，索性把她赶进操场后面的一间小黑屋里写交待材料。

屋里很潮湿，墙角生着绿苔，散发令人窒息的烂菜叶味。床铺很简单，被子是发黄的。此外还有一个小柜，一个铁暖壶。

严冬写了好几天检查材料，面色整得稀黄。她开始觉得委屈，暗暗地掉过泪。她最怕睡眠不足，这比挨饿受冻难受得多。

前一天她只睡了三个小时，眼睛红肿了，看东西带双影，疼得厉害，更别提没完没了地写字。脑子里好像有根筋在剧烈地抖动，心跳得发慌。

“你根本没把问题交待清楚，给我重新写！”

一个短头发的女干部瓮声瓮气地说。

五千字的材料还要重写！这好像一记闷棍打在严冬头上。

“你他妈的重写！”

严冬大喊着，发出狮子般的怪叫。连日来的拆膝使她歇斯底里大发作。

她抓乱自己的头发，推倒女干部，然后又把桌上的纸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咯咯”咬着，咬破了嘴唇，尝到一股腥味。她剧

烈地抖动着，攥得手上的骨节“咯咯”发响。

“快来人哪！严冬打人了！”

女干部赖在地上，泼妇般的大叫。

几个男的赶来把严冬摁在床上，其中有那个卖馒头的。严冬挣扎了几下昏过去了。

天色渐暗，晚霞的红光照进小屋里，让人顿时感到一种奇异性的压迫。

严冬睁开眼，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她甚至有些记不清了。

窗外，不知是谁正在吹奏一首欢快的俗曲，一支能使乡下人嗦呵起来的俗赋的调子。此刻，它的旋律却引得严冬悠然神往。这是哪里来的魔力呀？

严冬费劲地爬到窗前，透过木条钉成的小窗，贪婪地望着那一小块天空。

生活艰苦她从没抱怨过，唯独什么事重又燃起内心的欲火，她就感到异常痛苦。

想到这里她鼻子发酸，脸上现出高贵的圣像画里那种极度受苦的模样。特别是想到自己还很年轻，应当被追求，而且能怀孕；或者尤其是想到她那黯淡的、死鱼般混浊的眼睛也曾经闪烁过，她的肩膀应当被搂抱，也该享受女人的欢乐……她就不得不痛苦地闭上眼，发出闷在胸膛里的怪声，这似乎已不是哭声。

许久，她打了个盹，梦见嘴里含着一个湿漉漉的、卷着的舌头。

抚 爱

严冬蓦地坐起来，一骨碌爬下床，披上一件衣服出了门。

她鬼使神差地走在夜路里，夜游般地脚下生风。她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但月光竟引她径直朝不远处一对夫妻住的小屋走去。

小窗散发着柔和、黄晕的光，为深夜里不眠的人引路。

严冬的心“咚咚”跳个不停，却无法停住生了风似的双腿。她急促地呼吸着，好像要吞咽下这座小屋和她自己。

刹那间，严冬的脑子里空白一片。举目四望的茫然和置身漆黑一团的夜里那种被舍弃的感觉侵袭着她。只有前方的小灯飘飘悠悠，引她加快脚步接近那间小屋子。

严冬走到屋檐下，呼吸更加急促了，心脏在肋骨间剧烈地跳动，像急需抢救的心脏病人。

抬头张望，屋子只有一扇小窗，很高很高。

严冬像是一架被操纵的机器，她机械地搬来砖头，一块一块地摞起来。为什么要干这一切？她并不清楚。她只知道一点：她没有夜游。

严冬颤抖着爬上她垒的砖堆。那砖堆并不怎么稳当，她一手支着墙，一手扶着窗户。

苍黑的天幕里，明晃晃的大月亮顶在头上，把严冬照成一个黑色的剪影，下小鬼。

严冬感觉头上有根筋在不停地跳。她害怕漆黑、死寂的夜，也害怕她自己。忽然作为人的感觉，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说话，好像一个远古的鬼魂。

严冬用颤抖的手在发黄的窗户纸上捅开一个小眼，她把眼睛贴上去。

泛着红光的灯盏，散发红晕的肌肤亮得直刺眼睛。世间的

一切都在这阴阳交流的小屋中凝固了。两件粘乎乎的红烛似的東西无声无息地流着浊泪，默默地粘连、融合。

严冬想起她曾经画过的亚当和夏娃。那热烈的、充满渴望的眼神一遍遍地浮现在她眼前，变得越来越大，然后这张脸扭曲了，后来被撕得粉碎，化作一道道箭头直穿她的心房。而她则是一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她急促地喘着气，两腿向上窜上一股热气，通遍全身。她掐住喉咙，那里面好像有个燥热的硬结卡住了，燃烧的血液直冲太阳穴。

突然，她失去了平衡，身子一歪，砖堆像骨牌似地倒塌了，脚下踩着一堆碎铜烂铁。

“什么声音？好像有人。”

“可能是狗吧，别管它。”

“狗？这么大声音！”

严冬撑起肉酱似的身子，迈开松软的双腿拼命朝前跑。

她太软了，只能凭意志力使劲摆臂，挥舞身子，迈动双腿。她跑了很长时间，脚下一滑，摔倒了。

她像只壁虎似地贴在地上一动不动。粗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落下来，粘湿了她的睫毛。她两手攥满湿乎乎的泥巴开始往嘴上糊。她感到浑身所有的器官都放松了，软绵绵的，动弹不得。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在大晚上出门摸到人家的小屋去。经历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夜晚后，一个正经女人这辈子恐怕再也抬不起头了。她迫使自己鄙视自己；但那种追求热望的情感远远压过了耻辱之感。